

爱卿 有宠

秋若耶 著 QIURUOYE
WORKS

世人都说本官是个十足的“坏男人”。
权倾朝野，坐拥爱宠。
却朝三暮四，始乱终弃，不仅风流也下流……
他们那里知道，本官其实是女人。
不仅如此，还是一枚千娇百媚的绝色美人。



卿宠 爱有

秋若耶\著

漓江出版社
· 桂 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卿有宠/秋若耶 著. —桂林:漓江出版社, 2013. 4

ISBN 978-7-5407-6387-9

I. ①爱… II. ①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41065 号

选题策划:麦田工作室

责任编辑:刘 鑫

特约编辑:喻 戎

装帧设计:小茜设计

封面绘制:钱 好

出版人:郑纳新

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2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长沙黄花(国际空港)工业园(邮政编码:410000)

开本:710mm×1 000mm 1/16

印张:20 字数:220 千字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

(电话:0731-82755166)



目 录

第十七章	金屋藏娇，五美聚首	152
第十六章	争宠之战，不死不休	141
第十五章	三品侍郎，贬为更夫	128
第十四章	本官审案，屈打成招	118
第十三章	群芳斗艳，酒后真言	108
第十二章	七情六欲，生有八苦	099
第十一章	墙头马上，月夜流香	089
第十章	妙手空空，有贼采花	080
第九章	神佛脚下，不容妄言	071
第八章	一杯春风，十里柔情	062
第七章	低调卖艺，高调拦驾	052
第六章	侍寝之事，臣不擅长	044
第五章	美人情怀，后宫心计	035
第四章	戏弄皇子，天牢一游	026
第三章	探花风流，本官失宠	018
第二章	惨遭弹劾，微臣有罪	009
第一章	美男三千，情何以堪	001



目 录

第三十四章	朝朝暮暮，岁岁年年	307
第三十三章	死生契阔，与子成说	299
第三十二章	卿之情毒，犹如砒霜	290
第三十一章	浅浅如墨，幽幽画梅	282
第三十章	兵临城下，我为炮灰	275
第二十九章	一拜天地，二拜高堂	264
第二十八章	官居宰相，实为诱饵	256
第二十七章	情动一回，爱只一人	248
第二十六章	满朝同贺，侍郎还朝	240
第二十五章	红鸾天喜，命犯桃花	228
第二十四章	夜闯禁宫，唐突至尊	219
第二十三章	巧扮胡姬，沦为女仆	208
第二十二章	顾郎嫁妹，九州有变	199
第二十一章	光天化日，朗朗乾坤	190
第二十章	上门提亲，络绎不绝	180
第十九章	既见君子，云胡不喜	171
第十八章	爱卿伴君，尚能饭否	162



院墙下桃花正好，半掩的碧窗内，春色正浓。

“千澜……”女子柔媚的嗓音拖长了语调，微颤，紧抓着男子的肩背，魂丧魄碎。秀发散落到枕榻外，如一波春潭般漾动。

软榻下，各色衣裳散了一地，绣帐荡漾不止，颠鸾倒凤的身姿勾勒得清晰至极。软榻发出不堪忍受的响声，几欲散架。

一室春宫，正应和了外面的桃花妖娆。

我站在窗外许久，直到一瓣桃花飘到脸上。抬手摸下花瓣，被脸上些微发烫的温度骇了一跳。

“大人。”府上总管梅念远在耳边一声低唤，又骇了我一跳。

我回过神，扫了他一眼，分明看到他极快隐去眸底的笑谑。我一甩袖子，转身快步走了几丈远，择了一块青石坐下。总管梅念远疾步跟来，站在青石前，瞧着我。

我面色阴晴不定，淡淡道：“梅总管急急叫我来，就为了看这个？”

梅念远白皙的面皮一脸淡定，凤眼瞅了瞅我，一副公事公办的语气：“这不是第一次，若不是大人亲眼看到，那二人定不会承认。念远恬居总管一职，也没有法子。”

一口闷气被堵了回去，一时我也找不出什么话来。

他将头转向一旁，扯着嗓门高喊了一声：“大人！”

我从青石上滑下，一屁股坐到了地上。他赶紧上来扶我，满脸歉意。我怒火攻心，正要发作。

“嘭”的两声响，房内两人手忙脚乱裹了衣裳后，冲了出来，见到门外的我，顿时吓得哆哆嗦嗦跪倒。

推开梅念远的手，我站得笔直，双袖往身后一负，冷冷望着地上那对男女。一个是我爱宠的侍童，一个是我器重的丫头。平素待他们不薄，竟不知二人是什么时

候搭上眼的。

“大人，这是误会！”书童千澜抬起清秀脸庞，神色恳切。

“大人，不怪千澜！”丫鬟如歌泛着眼底泪珠，模样楚楚。

我顺了顺气，尽力将语调放平缓：“误会？你们莫不是要说，方才本官瞧见你们赤裸相对，是在运动疗伤？”

千澜一手紧拽着凌乱的衣襟，一手放在膝盖上紧紧扣着，抬头望着我，眼神颇为凄凉。这眼神，让我都险些以为自己判了一桩冤案。千澜不过十八九岁，眼神清澈，容貌清丽。当初在皇帝赐给我的众多男宠中，第一眼我便瞧见了，亲点他为书房侍童。名义上，千澜是我的男宠，不过我从未让他侍寝过。

多看他一眼，我便说不出更重的话来。

“总管。”我向旁边道。

“在。”梅念远靠近一步。

“照我顾府的规矩办。”

“哎——”走出偏院，我蹲在一株桃花树下忍不住叹了口气。府里男宠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据总管汇报，每月都会有两万起，禁都禁不住，何况，如今正是阳春里。

收起思绪，我从树下起身，掸了掸袍子上的花瓣，走出几步，忍不住吟了一句酸诗：“若叫眼底无离恨，不信人间有白头！”

“大人又伤怀了？”

我回头，见梅念远从桃花树后走来，一身青色的长袍映在花树下，愈发显得身段修长。他青衣乌发，半笑着走到我面前：“今日十五了。”

我心中抽搐了一下，十五，月圆。

每逢月圆之夜，皇帝的圣旨就会准时到我府上，赐我男宠六十人。

至于为何要选在月圆之夜，那便是可引人无限遐思的某种考虑吧。

我顾浅墨在京师为官五载，累积下来，被赐的男宠已有三千多人，若不是每月都遣散一些去田庄，只留下合眼缘的，恐怕如今我都要穷困潦倒流落街头了。即便如此，府中还是余了三百号人，且每月呈递增趋势。

为了装下他们，我不停扩建府院。如今满长安，没有哪个官员的府邸能大得过我顾府，没有谁家的人口能多得过我顾府，也没有谁家的杂赋费用能超得过我顾府。

然而，这些都不重要。我已然记不得在自己卧房被夜袭了多少回，也记不得他们都用过哪些手段诱骗我去他们卧房。

作为皇帝赐下的面首，他们无不秀色可餐，然而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在海量的美色熏陶下，我对他们多数是转眼就忘。

每月十五，新的面首到来，无一例外会在府上掀起一阵子的风波。早先来的前辈品茶设着赌局，豪赌这帮晚辈会重复多少他们使过诱骗我的手段。后来的晚辈也会对这帮只会漠然远观的前辈们嗤之以鼻，表示他们绝对会把前浪拍死在沙滩上，成功与我春风一度，完成某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我都早已习惯，也能做到视而不见了。但今天心里不痛快，不想接旨。

我向梅念远伸出手：“今夜本官要去醉仙楼。”

他从袖子里掏出一个荷包，放到我手上，嘱咐道：“大人省着点花，这个月的开销又要增加了。”

我将荷包塞进袖袋，愤愤道：“本官府上的开销，本就是逐月递增的。宫里那只老狐狸就盼着本官破财呢，我倒要老狐狸看看，是他先蹬腿儿呢还是我顾浅墨先完蛋……”

余下的诅咒都被梅念远一只手掌堵了回去。我瞪大了眼睛，跟他四目相对。他一根手指放在唇上做了个噤声的手势，才将捂着我嘴的手掌松开。被他手捂过的嘴上似乎有缕缕甜香，我伸出半截舌头舔了下嘴角。

“府上人多嘴杂，大人还需谨慎……”梅念远没说完，望着我下意识的动作，眼眸定了定，似乎忘了要说什么。

“我晓得。”见到平素总是从从容容时不时拿眼角瞧我的总管此时的异样，我就得到某处恶趣味的满足，于是怒气也消了，朝他摆摆手，飘然离去。

“大人不接旨，万一圣上怪罪……”我正要飘去时，梅念远扯住了我袖子一角。

“怕他作甚！”我再甩袖子。

梅念远又扯住我，我有些不耐。他松开手，退到一边：“少喝些酒。”

我迈着公府步，哼着曲子吟着酸诗，从袖里掏出折扇抖开，逛青楼去了。

出了府才想起千澜的事，不知总管是如何处置的。想起千澜，心里就不是味。枉我平昔待他清清澈澈，克己守礼，生怕一不小心调戏了他，谁知，谁知他竟……

罢了罢了！

当“醉仙楼”的招牌悬在头顶时，我的满怀愁绪也都散到了尽头。平康坊的醉仙楼是百年老字号，在长安的风流渊薮地位百年不曾动摇。

门口的小厮认出我来，忙上前打千：“顾大人，您来了！”

要说长安不认识本官的人还真是不多，我抚襟长叹。怎么说我也是辛酉年及第的头榜状元郎，从七品小官做到如今的正三品门下侍郎，足足花了我五年的时间，我何其不易！然而，为万民所识，却不是这个原因，而是皇帝这只狐狸害的！

满朝文武，有谁能得我这么隆厚的圣眷，每月都有六十名男宠赐到府邸？满长安，又有哪个登徒子能像我这般坐拥三千美男？哪个风流之辈不是对我羡慕有加嫉恨有余？哪个同僚不是在我背后指指点点？

本官每次乘马出行，意图考察民情，总能引来众多的围观者。

——看哪，他就是顾浅墨，平康坊都供奉他，据说能沾点风流气！

——原来如此！这模样长得千娇百媚，难怪风流成性！

——指不定跟皇帝也有一腿！

本官出行，屡屡中途改乘轿子。但也不能阻挡长安百姓对我的熟识。

“顾大人，好久没来楼里坐坐了！”小厮笑着为我引路。

我眯着眼睛笑：“政事繁忙。”

一个不留神，瞧见小厮嘴角抽了抽。

被引到二楼雅座，老鸨秀娘笑靥如花挥着手绢，扯着嗓门吆喝：“姑娘们，顾大人来了！”

我一抬头，就见四面八方的人潮涌来，花红柳绿，一片腰肢招展。再一转头，见楼上楼下的嫖客们都被抛下，维持着左拥右抱的姿势，怀里的佳丽却动如脱兔挤入人潮奔本官而来。

众人皆知，鄙人每次逛窑子都绝不吝惜钱财，一掷千金。门下侍郎身上的牛毛拔都拔不完，九牛一毛算得什么。

我汗水淋漓从众姐儿的温香软玉中挤了出来：“美人们稍等，本官出恭则个！”

溜到后院透了口气，我拍了拍总管给的干瘪荷包，他二大爷的小气鬼，这点钱哪里够这里的高消费！我抹了抹头上的汗水，忽觉哪里不对。

平素来醉仙楼，并没有引起这么火爆的场面。难道本官在近日同府中男宠周旋下又憔悴了几分，更添了几分动人不成？

我摸着脸思虑，忽然一只手就摸到了本官身上。浑身一抖，猛然转身，嘴上忽地被一个红唇堵上。这一番，只有出的气没有入的气，眼前顿时金星乱冒。

不知过了多久，偷袭之人将我一推，转身快步跑了。可怜本官连站的力气都没有，软趴趴就要倒地。一阵香风袭来，有人的袖摆扫到我脸上，一只有力的手将我扶住。

我挥了挥眼前悠悠转的金星，想要站定，却还是软绵绵一头扎入这人怀里。好香，我就势嗅了嗅，一种从未闻过的香气，绝不是醉仙楼的庸脂俗粉。

“新来的姐儿吗？”我扬起手，在这人脸上摸了一把。

“不好了，顾大人染指小晏了！”远处有人尖叫。

我醒了几分，睁大了眼，瞪着面前抱着我的——男人！

此人长眉斜斜飞入鬓发中，转瞬顾盼间尽是风华流转，一种临风的气质，仿佛从古画中走来，踏入了滚滚红尘中。

他一手拍在栏杆上，一手搂着我，不经意地唤了一声：“顾大人。”

我还没来得及站直，就听见走廊外疯狂的喊声：“小晏！”

“小燕？”我和蔼谦恭、有礼有节地闪到他胳膊外，准备给莺莺燕燕们让出道来。然而始料未及的是，她们个个面赛桃花、眼眸荡漾，只在楼上楼下抛出媚眼，并没有实际的行动。

这是说明，这位小燕的魅力不及本官呢，还是他不染尘埃的清风气质胜过本官红尘滚滚的风流气质？我不愿多想，想多了就会往后者跑偏。

我又多看了他几眼，他随我眼风望了过来，寡淡地笑道：“顾大人有何指教？”

“方才偷袭本官的姑娘是哪个？”

“未曾看清。”他眼梢一笑，眉间的雅致气息顿时流淌出来。

我想也未想，道了声多谢，转身就兴致索然地往楼外走。

“顾大人，还没玩够呢，怎么就要走了？”老鸨秀娘忙着来拦我。

“你们不是有什么大雁小燕嘛。”我酸酸道，把袖里的荷包抛给了秀娘。

老鸨也不客气，涎着脸送我出楼：“顾大人改日再来！”

我正要踏出去，那个小燕在背后叫住我。我一脸怏怏地回头，瞧见他依着翠栏，一身春衫，手里握一杯酒，玄奥道：“改日，再向顾大人敬酒。”

出了醉仙楼，我脸上怏然的神色霎时换去。

小晏？

偷袭我的姑娘，是在试探吗？

当初参与科考，都未有人识破我的女儿身。不过话说回来，当初年纪尚小，装扮起来简单，再加上我丰厚的贿赂，这一路都极为顺畅。不过，我对着月亮发誓，我头榜状元的名次可是实打实的。昆仑山上，在师父的监督下苦学十年，若还赢不过大曜迂腐的读书人，只怕师父他老人家会将我毁尸灭迹不承认有我这么丢脸的弟子吧。

月色下，路过平康坊，从一些敞开的窗户里瞧见自己的画像被挂在墙上，正受着像前铜炉里的香火。我掏出折扇，虚扇了几下，看来，本官快要赶得上喜吞烟火的狻猊了。

我对月叹息了一声，磨磨蹭蹭踏着月色，终于还是回到了府上。

宣旨太监坐在院子里的日晷上，瞧见我，噌的一下站了起来，眼含热泪：“顾大人，您可算是回来了，老奴等得都快睡着了！”

“叶公公辛苦了，您何必这么呆板，圣旨交给我家总管不就成了。”我大刺刺往屋里走。

叶老太监一把扯住我，抹了把眼泪：“大人说哪里话！老奴项上的脑袋还想多保几日呢！”

我从他手里捞过圣旨：“好了好了，本官接旨了，叶公公也回宫睡觉吧！”

“这这……”老太监一脸为难，不知这样是否妥当。

“这圣旨都宣了五年了，你我早就烂熟于心，还念个毛线啊！”我一步踏入屋内，瘫倒在太师椅中。

梅念远适时赶来，将老太监劝出了府，似乎还拿了些碎银子塞入死太监的袖子里。

我在太师椅里翻了个身：“总管，快拿水来！”

梅念远忙送来茶水。

“痰盂。”

梅念远又立即捧来。

我含了满满一口茶水，再吐到痰盂里，再含水，再吐。一连漱了六杯水，才又瘫入椅中。

“大人吃什么了？”梅念远满脸好奇。

“吃了口水。”一语出，我胃里顿时翻腾，被自己给恶心到了，又连连要水，

继续漱口，漱到后来几乎要吐了。

总管面似怜悯地递来茶水，可从他眼里总感觉出一丝怪异，那怜悯十分不真诚，我也不跟他计较。

“大人，今夜送来的六十人，安顿在西苑了。已吩咐了如歌和千澜，让他们收拾妥当，明日便去田庄。”

“嗯，知道了。”

倒回榻上，想到千澜和如歌，心里又微微不痛快。肚内思量着，不知不觉就睡去了。

月色清凉，有人背着窗棂的月光，一步步踏碎床头支离的月影。奇香袅袅，伴着月光浸透在一室的幽暗里。

衣裳从身上滑落的动作，如同一个幻化的镜像。一只光洁的手从月色里伸来，掀了我身上的被子，发烫的手掌摩挲到我肩胛。

我掀开眼皮：“阁下哪位？”

他身体绷得紧：“我……我……大人……你……你怎么没睡着？”

“本官在等你呀。”我撑着眼皮，打量还压在我身上的某人。

月色下，他脸上泛着潮红，眼里闪动着光芒，含情凝视于本官：“大人原来……这么善解人意，我还以为……”

“呼”的一声，烛台被燃起，一室的黑暗都驱尽。火光乍起，我和压着我的不速之客纷纷抬手遮住眼睛。适应了一阵，我才勉强挪开手掌，在煌煌灯火下细细打量此人，媚态万千，也不失为一个美男。见我在打量他，他也继续脉脉含情地回视我。

“梅总管，莫非在等本官将他踢下床？”我曼声道。

尚未来得及看清美男脸上的错愕，三尺开外火烛旁，梅念远已出手将美男拖下了床榻。

“放肆！大人未传唤，竟敢私爬大人的床！”梅念远挽起袖子，将美男按得跪倒在地。

“大人……大人饶过小的吧！”美男跪在地上，还不忘抛媚眼。

我熬了大半夜，实是困得很，但此际也只得爬起，整了整身上的深衣，将腿搁下地，坐在床沿上打了个哈欠。

“我房里的媚香是你点的吧？这点下三滥的手段就想放倒本官？你初来本府，也该向另几个院子的前辈打听打听，哪些手段是早已淘汰的，哪些是可以尝试的。”

美男跪在地上，一副“受教了”的表情，眼睛却紧紧黏在我身上。莫非还要本官讲讲潜规则？我又打了个哈欠，准备多说几句。

“咳！”梅念远假咳了一声，一脚踹在美男的屁股上。

美男“嗷”了一声。

梅念远拿目光示意我：“大人！”

“嗯？”我半撑着眼皮，顺着他的目光走，最后视线落在我衣不蔽体的大腿上。我轻咳了一声，不动声色一拂手，将衣料匀了些遮住白花花的腿肉。

美男捂着被踹疼了的屁股，一脸扼腕的神情，幽怨地回瞪梅念远。

“关去柴房饿三天。”我一挥袖子。

“大人饶命啊！”美男爬过来，扯住我衣摆。“刺啦”一声，我半截衣料都被撕了去。三双眼睛，都聚到了我光溜溜的腿上。



第二章

——惨遭弹劾，微臣有罪——

美男被拖了出去，夜里还传来凄惨的哀号。

“大人，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关我六天，我要饿死了，呜——”

这一夜，我睡了两个时辰不到，寅时初刻便起了床。作为朝廷命官，每日例行上朝是免不了的事，像我这样的正三品官员，就更是风雨无阻。

起床时，天幕上还挂着尚未落下去的圆滚滚的月亮。丫鬟们伺候我用了些早点，就有小厮备了轿子，挑了灯笼。我坐进轿子前，对已经忙里忙外的梅念远招了招手。

“大人有吩咐？”他将手里的账册往袖子里一拢，疾步到我面前。

“如歌和千澜，把卖身契给他们，他们要愿意去田庄也行，不愿意也随他们意思。”末了，我还叹了口气。

梅念远拿眼角瞟了瞟我：“大人说的是真心话？”

“万分真心，一分不假。”我侧身挑起轿帘，忽然有些神伤，掏出折扇，抬头看了看圆滚滚的月亮，张了张嘴。

“大人再吟诗可要耽误上朝的时辰了。”梅念远低眉顺目道。

我把即将脱口而出的酸诗咽下肚，再叹口气。

一路晃悠悠，我在轿子里睡得东倒西歪，半个时辰后入了大明宫，小厮将我唤醒。我正了正帽子，整了整紫袍朝服，顺了顺腰间的金鱼袋，这才深吸一口气，弯身一步跨到轿外。

御道上，冠盖云集，车轮滚滚，都在下马桥前止步。

“顾大人早！”

听到有人跟我打招呼，不用看也知道是谁。

“漆雕大人早！”我向来人微笑。

大理寺少卿漆雕白是满朝文武中少有的几个愿意同我来往的官员之一，虽然他

是从五品，我是正三品，却毫不妨碍我们臭味相投把酒逛青楼的情谊。

说起我们的交情，那可是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三年前，我官居五品，漆雕白刚从边陲小县的九品小官调任京师，他踏足京城的第一件事，居然是去寻觅风流渊薮醉仙楼。而彼时，本官正在醉仙楼拥着美人品评新到的金丝酿。

那时那刻，又正逢我的顶头上司吏部尚书常老儿来醉仙楼品茶。得到消息的一瞬间，我从美人怀里滑到了床底下。片刻后，我发现这床底下还藏着一人，这人便是漆雕白。

醉仙楼是京师贵族寻乐的场所，已是人们心照不宣的事，但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尽量避免在楼里碰面。要是不巧，官员甲不小心与官员乙打了个照面，更不巧的是，二人都跟同一个美人度过春宵，试想朝堂上冠冕相见的两位君子，此时却被对方识破自己的龌龊事，其别扭可想而知。

漆雕白便是为了避开我而钻进床底下，我则是为了避开常老儿而滚进床下。我俩初识，却一见如故。大概更多的原因是彼时我们都不得不敛声屏气，躲过常老儿不为人所知的风骚劲儿。常老儿已年过六旬，其修为却着实令床底下的我和漆雕白咂舌。

常老儿走后，我和漆雕白便在青楼里喝起了酒，我给他讲解醉仙楼的种种趣闻，他给我描述边陲风物。后来，我们便有了等同于拜把子的交情。

再后来，我名声一日比一日差，朝中同僚个个恨不得将我踹出京师，不屑与我伍。令我感动的是，漆雕白从未唾弃过我，得了闲，我们还会一同逛逛窑子吟吟酸诗。

如今，我是门下侍郎，漆雕白是大理寺少卿，政务上来往不多，交情却是一层层垒了起来。

譬如现在，朝官们一个个视若无睹地打我跟前路过，只有漆雕白上来跟我道个早。

“冠盖满京华，为何斯人独憔悴也？”剑眉星目的漆雕白同情地看着我。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漆雕公真乃知音也！”我慨叹一番。

前来上朝的官员，纷纷对我们绕行。

我和漆雕白互相做了个请的手势，又一同踏上步往含元殿的莲花纹石阶。

跨进主殿时，漆雕白凑到我耳边小声道：“顾大人今日小心了，听说御史中丞谢大人又将你写了一本子。”

我心里愈发酸楚，这人在我心底几乎是个触不得的人物，一触就心酸。

朝堂里，天子身着明黄龙袍，头戴通天冠，端坐至尊龙椅，于高阶上俯瞰满堂文武。我往文官队伍里蹿，尽量将自己埋没在一群衣冠中。

在司礼监一声“有本上奏”的喝声中，我身后有人大步跨出行列，跪拜于地：“陛下，臣有本奏！”

一听这个声音，我就垂下眼睑，压低目光暗瞟过去。

绯色官袍穿在他身上总是那么合身，连一点褶皱都瞧不见，跪也跪得气宇轩昂。望着他的身影，便知晓何为龙章凤姿。我目光幽幽飘飘安放在他身上，耳中传来他清朗的嗓音：“御史中丞谢沉砚弹劾门下侍郎顾浅墨！”

上自皇帝，下至百官，都似有意似无意向我飘来各异的眼神。我胶着在谢沉砚身上的目光只得一分分不着痕迹地收回，再垂下眼睑。

见我经受了众人鄙夷目光的洗礼，明堂天子才咳嗽一声，严肃又和蔼地唤我：“顾爱卿？”

“臣在！”我忙出列，跪下，同时再瞟一眼旁边跪着的谢沉砚。

他视我为虚无，将袖中奏本取出，递给太监。太监将本子呈给天子，老狐狸一边装模作样地翻看奏本，一边故作不解：“距上回谢爱卿弹劾顾爱卿不足半月，怎又监察了这许多？”

谢沉砚抬首答道：“回陛下！门下侍郎顾浅墨行为不检，屡访风月之所，身为正三品的朝廷大员，不修身治国，不为表率，却沉溺美色，其罪一；身为门下省要员，不勤政务，却引起长安歪风盛行，其罪二；侍郎府扩建不止，不仅占用民宅，且规格僭越，其罪三；我大曜制，百官乘马上朝，三品以上可乘朱轩马车，但不得入大明宫丹凤门，而门下侍郎顾浅墨独乘四人抬软轿，入丹凤门，其罪四……”

我跪在地上，眼皮打架，一宿没睡踏实，一个不留神就打起了瞌睡。梦中，桃花纷飞，我拥美人正喝酒，忽然一人从旁闪出，冷冷指着我的鼻子：“顾浅墨，你着实无耻！”我打了个寒噤，猛地就醒了。

我活动了下有些发麻的膝盖，尽量将动作掩盖到不为人所知，忽然感觉眼角余光里有些异样，微微偏了下头，同谢沉砚薄怒的目光撞个正着。

我怔了怔，心肝肺都一起颤了起来。他终于不再视我为虚无了，然而，却视我为生死不容。他抓着笏板的颀长手指紧了紧，我脾脏也跟着跳了跳，甚为担心他会

像梦里那样指着我的鼻子，骂我无耻之甚。

身为五品的御史中丞，此人监察百官毫不含糊，就连本官都屡屡遭他弹劾。思及以往，约莫他弹劾我次数最多，真不晓得是我哪里得罪了他，还是我被人拿捏的把柄太多，着实可叹。

今日朝堂里的弹劾，以老狐狸对我训斥几句再扣三个月俸禄的裁决告终。我被弹劾的那些个罪名，累加起来，足以让我丢掉乌纱，轻则撤职流放，重则下狱砍头。百官皆知，老狐狸不会真追究我的这些个罪名，所以一般也就睁只眼闭只眼，只有谢沉砚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执著地上奏参本。

至于皇帝这个老狐狸为何一面纵容我，一面又不制止御史对我的弹劾，没有人知道。至于谢沉砚为何一直这么锲而不舍地与我为难，也没有人明白。

我从寒冷的大理石地面起身后，膝盖酸麻，一个不稳，颤颤巍巍倒在了刚刚起身的谢沉砚身上。那个瞬间，我听见周围吸冷气的声音，以及压低的嘲讽声，无外乎又是我以色相勾引政敌云云。

谢沉砚脸色极度难看。我道了声抱歉，赶紧撤身，奈何膝盖还未恢复知觉，再度歪倒，这回……这回却是直接扑入了他怀中。

朝官们纷纷拿笏板掩面，也不知道是非礼勿视呢还是不忍卒睹。龙椅上的老狐狸干咳一声后，拿了奏折假意翻看。

我干笑几声：“那什么今日天气甚好谢大人一起喝杯酒或者喝个茶不知意下如何？”

谢沉砚身体僵硬，怒气隐隐，一把将我推开。

整个朝堂都处于诡异气氛的当口，老狐狸突然清了清嗓子：“列位爱卿，朕初九日将在杏园设宴，宴请今年殿试一甲，各位务必列席。”

“恭祝吾皇又得良才！”百官跪地拍着必不可少的马屁。

退朝后出了含元殿，我刚要上轿，忽听身后有人道：“顾侍郎……”

我迈出的腿收了回来，转身看向朝我走来的谢沉砚。红袍在他身上如深秋的枫叶林，三千绯红三千酡艳，风中飘摆，凌凌肃肃，仿若燃尽天地万物的烈焰，带有令人迷醉的诱惑，却又危机四伏。地狱的红莲之火，呼啸而来。

我抬起眼眸，不顾晨风吹乱我的紫袍，也不理官帽内散落的发丝，不动如山地看着他：“谢大人有何指教？”